

天鈞是謂兩行， 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」，此之謂「齊物論」

劉君燦

（本會前召集人）

摘要：

談〈齊物論〉者，往往就物論是非之言而論，本文係就「人參與自然秩序」的角度做一詮解。

天鈞是爲兩行，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」，都是《莊子，齊物論》原文所言。「吹萬不同」是萬物之所以爲萬物，可以說是：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性也」。但沒有大自然的變化，就沒有人；沒有人，就無法體現大自然的變化（「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」），自然秩序是人之所體現，這就是「分類」，但秩序可能非唯一，不能強納之同，這是「不類」，而「相與爲類」正是「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。」，所以「天鈞是爲兩行」，順乎自然，而不任其自然，更不違逆自然，方是「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毀也，凡物無成與毀」「不用而寓諸庸，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；適得而幾矣」之明道「復通爲一」。

一、「吹萬不同」

萬物之所以爲萬物是因其差別相而存在的，這在〈齊物論〉中以「吹萬不同」來表示：「大塊之噫氣曰風。風要是發作，那萬物的竅孔就都怒號起來。那高低不平的山陵，百圍大木的竅孔，有像鼻子的，有像嘴巴的，有像耳朵的，有像瓶壺的，有像杯盃的，有像春臼的，有像深池的，有像小池的。當風吹起的時候，就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，有的像水浪沖激的聲音，有的像箭離弦的聲音，有的像怒叱，有的像吸氣，有的像吶喊，有的像號哭，有的像歡笑，有的像哀嘆。在前面的輕輕唱「于」，在後面的重重唱「喁」，小風就小和，大風就大和，大風停止了，所有的竅孔就寂靜了。」「地籟是眾竅孔所發的聲音，人籟好比簫管所發的聲音，那天籟是什麼？」「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」，誰主使之哉！？」

在這段「吹萬不同」的詮譯裏，我有幾點發現，一是發聲必須有竅孔（空腔，cavity），無竅無以成聲，二是不同的竅激成不同的聲，但都必需有氣的激盪，三是每種聲都以自然聲和人爲聲來類比，可見人聲也是可以多樣的，總而言之「吹萬不同」，同爲聲而眾聲不同是聲色本性，「咸其自取」自然而然。但最重要的是音聲必需求和，也就是交響成樂。

同為聲而音色「吹萬不同」，這表示任何事物有同有異，而無論存異求同，存同求異，都必需和樂，天籟，地籟，人籟皆需如此。

二、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」

事物或事件既有同有異，同中有異，異中有同，有共相，有殊相，就有「分類」的必要，即必需「有分」。但必需分的妥適，這樣才能有所成，而且不同事物事件有不同的分類法，或因其同，或因其異，或同異交參而得。而且必須考慮萬物在時空中互動會相變化，且變易中有不變的事實。我認為這就是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」的意旨所在之一。

所謂「互動」，是「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」，即「沒有自然的變化，就沒有人；沒有人，就無法體現大自然的變化。」，這裏的人可泛指人群，也可指古往今來的人類，也可指我這一特定的人，意義與秩序是人所賦予的，至少人所體現的秩序是人所賦予的，但我們必須肯定人是大自然演化的產物，而沒有往聖先賢，沒有父母與他人，也就沒有我，我是在環境教育與自我修養下所形塑成的。

就當今人類的體認而言，人類是靈長目的一支，與猩猩、猿猴有著類緣關係，只是演化走了不同的方向，人由直立，雙手萬能，而能創造器物、文字、語言後，遍佈全球，而地球是圓的，甚至從地球之外回看這藍色星球也是人所做到的。但自古至今，人往何處去，死後世界是什麼，有沒有鬼神或外星高智生物，卻仍然困惑著人類及其精英，我們或許強調人文主義，或許強調人參天地之造化，或許強調人定勝天，征服他人與自然，但經常看到的是一些精英的恐懼、徬徨與妄為？人是否「蔽於人而不不知天」呢？用各種儀器探索宇宙後，是否又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，不知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，看星星看癡了，而忘了附近的月亮和身邊的花草蟲魚呢？什麼叫「大」，什麼叫「小」，什麼叫「壽」什麼叫「夭」？「天地與我並生」大家或許都承認，但「萬物與我為一」卻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，「低等」生物怎能與「高等」生物一體平觀，視為「同一」(identical)呢？「朝三暮四」與「朝四暮三」或許無所差異，但「人體」之美可能就難以有一致的標準，更不用講什麼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了，因為那些可能根本不同意人間美色的標準，莊周固然夢蝶，但「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啊！！

生理上宏觀而言，人「二足而無毛」，一年四季都可交配，與所有其他動物都不一樣。微觀而言，基因DNA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」，在「弔詭」(《齊物論》原文所用)的千禧年，該如何地去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」？今天已幾乎沒有人要求「六合之外，聖人論而不議；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」總該有所講求吧！「有左、有右、有倫、有義、有分、有辯、有競、有爭」的「八德」之外，總該知道「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」，而既尊重齊同，也尊重差異吧！或說「分也者，有不分也」吧！！

可以這麼說，人或個人要肯定自己，那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」是必須肯定的生存原則和教育原則，或許這樣一「明」，才可能「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」。

那什麼是「分類」(classification)，任何事物或事件都有多項性徵，有些還有連帶出現效應(connective or associative effect)，如單子葉植物一定平行葉脈，黃皮膚往往黑髮等，因此我們得對主要性徵或性徵叢(complex)做「貞定其異，感應其同」的安排，這在DNA分子的層次也一樣。至於孰為主要，孰為次要往往是在試誤，包括理論的試誤中，逐步修正，加以確定的(identify)。

而「貞定其異，感應其同」之所以重要，是既要「貞定其異」，又要「感應其同」，微生物與一般動植物至少都是生物，在同為生命的層次上並無差異，只有類緣遠近而已，不利於生物生存的，同樣不利於人類，但人類畢竟有所不同，最大的不同就在參與生物的演化，如犬類已被人類育成差異十分顯著的各類品種，甚至已隨人類也遍佈全球了。

事物有所差異，有所類同，所以必需加以分類，分類的好，是人類的一項成就，所以說「其分也，成也」，但分得太死，太僵化，不知變通，卻又是人的一項重挫，此之所以「道隱於小成」「其成也，毀也」。就事物而言天下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，兩片相同的雪花；就事件而言，「伸足入水，拋足再入，已非前水」，這是生為人類的我們基本的認識，但有花開必有花謝，有生必有死，這是就個體而言，群體的生存和永續更必需通達瞭解「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為一」，小心謹慎，只能要求共趨(convergent)，不可強求同一(identical)，「同者危異也，異者安同也」這生物多樣性(biodiversity)的瞭解是不得不也必要的，所以即使一時用不到，並非將來用不到，必須「存而不論」，所以「不用而寓諸庸；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；適得而幾矣。」，此之謂「中庸」大道。也就是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」的意旨所在。

三、「天鈞是謂兩行」

既要類(分)，又要不類，這樣的「相與為類」，就是「天鈞是謂兩行」。「鈞」者「均」也，「均」就是「均勻」(homogeneous)，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性也」，除了水與水平面外，幾乎沒想到任何自然事物是均勻、平整的。如果任其自然，聽其自然，可能就沒有人類的文明，文化。因此人往往要「齊物」，化物使均，「齊物」是順物之性以均之，而非違逆自然，這是一行。但又必需順物之不齊而不齊之，讓許多事物自然而然，不要強行干預，這又是一行，兩行而得其中，就是「天鈞」，人立於大地之上，學會冶金後，可能特別容易體會「鈞」「均」之道吧，連西人都把現代智人的學名定為「homo sapiens」啊！

人類的許多文明都是在「求均」的過程中獲得的，遠古為了求陶瓷手拉胚的對稱與齊全，我們用了轉速較均勻的「陶均」。除了以水為鏡外，人類沒有平面鏡，就冶金磨礪使平以為銅鏡，連玻璃也是平面玻璃較一般玻璃後出而為鏡的。為了造紙，紙漿本是上稀下濃的，我們必需加以紙葯(懸浮劑，分散劑，dispenser)才能使紙漿均勻以抄出平整可書印的紙張。炒菜也必需用鍋鏟使菜均勻受熱，以免有的焦了，有的還未熟，今天的微波爐也必需旋轉，食物才能

受熱均勻而可食。許多的化學反應更必需攪拌均勻才得以安全進行的……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都不是大自然原有，而係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，這就是人「齊物」之能，但「齊」並不是「同」，「齊」之重要是要如水之柔而能「濟」也，「經濟民生」之道也是必須活絡，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並不強求一致同一的，水必「盈科而進」，人要瞭解什麼叫「坎（水）陷」，謹慎把握才能叫做「科學」啊！「格物」之所以能夠「致知」，必需接觸明其同異以法，才有所得，此「天地雖大，其化均也」之理也。

天鈞的另一方面是「順物之不齊而不齊之」，如適四方水土時令以植百穀百花就是一種順不齊而物色，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」就是一例。印墨有的親水，有的親油，水油不得互溶，這一來平板印刷（不凹不凸）就有其成就，同者印刷也，不同者印墨性也，事實上大部分的人參造化，不是存異求同，就是存同求異，或同異交熔，如造紙不同紙漿可能就得用不同紙葯，分子生物學的電泳即利用不同微件的速度差異，其他如密度差異引起的擴散，粒子特性引起的滲透壓，都是大半因素相同，某一因素因其異而分之，真可說是「大同容異」。因此所謂「天鈞是謂兩行」，就是有分，有不分，再有的貫時空（如輪作），有的共時空（如間作），既重視局部性，又重視普遍性，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為，既天人合一，又天人分，「別同異，通有無」，人才能與天地合稱「三才」。對比造成「必要的張力」（essential tension），才能「東西均」。

四、「大成均」

「天鈞」就是「大成均」的境界，「有門而活謂之闊」，「共田而庵謂之廣」，把握「隔通」和「同異」，適於擴大人類的「彈性空間」，以「隨變所適」，盡命知性，由人知天，由天返人，能如此，則「無成與毀，道通為一」用五覺五蘊，成必「需」人「才」，此之謂「儒」，所以才有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的「大成均」，當然「小成均」「混成均」只是境界不同而已。「不用而寓諸庸，庸也者用也；用也者通也；通也者得也，適得而幾矣」，方可謂之「明道」「技兼於事，事兼於義，義兼於德，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」，「萬物殊理」「通一而萬事畢」，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而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」。莊子南華之逍遙，齊物，成己（吾）成人莫非即在是乎！？因以成篇。

～千禧龍年初冬於忘塵軒書室。～